

故乡

自动化学院 荆刚

总以为，自己的故乡没有美感。没有江南的亭台楼阁、烟雨迷蒙，没有东北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没有蜿蜒崎岖的大江大河，或是望不到边际的大海沙滩，没有浓密的森林，没有无尽的草原，甚至，连一座像样的山都没有——那些低矮的丘陵，就像是犯错的孩子垂下的脑袋。

连乡音都让人气馁，一点也不委婉，一点也不优雅，人们说话的腔调，就像一截未竣工的隧道——直呼隆通，拌着土渣，

隐约还能听到雷管爆破后的余响。

可是我，总会时不时地想她。想那早就不复存在的学校，还有多年未见的老师；想那浑浊的水沟池塘，还有暑假午后暴躁的太阳；想那傍晚村口急切呼唤，还有早已布满皱纹的脸庞。

一切都已渐渐陌生，但一切还依旧那么熟悉，已经更换完所有木板的大船，仍张着帆，一如昨日的模样。她不叫忘休斯，她的名字，叫作凤凰。



计算机学院 刘瑞/摄

世界塑造了这样的你

数学学院 赵秋兰

世界塑造了这样的你 是为了让你为世界增添光彩 不是为了让你怀疑自己

把自己放逐到时光里 千百万次救自己于水火 虽千万人 吾往矣

苦苦寻找却一无所获 那是因为你心中的万里江河太美 这个世界不配得

即便卸下枷锁独自上路

心海的万里波涛 随她呼啸 随她沉默

待我走入人海深处 成为那景色中的一抹颜色 你便忘了我曾经来过 又如何

我爱过 也失去过 生命之火熊熊燃烧过 也化为了灰烬 这世间的泡沫 炫目过 也破碎了

只有你 成为一个传说

郭永怀永远“在场”

宣传部 王鑫

我知道威海有个著名的物理学家郭永怀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近距离瞻仰学习。这次因为党校学习安排参观郭永怀纪念馆，我准备好去遇见一位被时间封存了的英雄，一尊供人景仰的遥远雕像。然而，当我的目光与展厅里那些泛黄手稿、朴素衣物和最后遗物的碎片相遇时，一种奇异的感受攫住了我——他从未离开。这不是一座关于“缺席”的纪念馆，而是一个灵魂持续“在场”的永恒空间。

这种“在场”，铭刻于他抉择的刻度上。展览柜中，那张1956年回国的船票安静如初，边缘已微微卷曲。彼时的郭永怀，已是康奈尔大学备受尊敬的教授，享有国际声誉与优渥生活。放弃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决心？讲解员提到他当着众人面焚毁多年研究手稿的细节，那一刻，绝不是为了毁灭知识，而是向祖国明志，斩断一切可能被阻挠的牵绊。这抉择的背后，绝非一时热血，而是一位科学家在时代天平上，将个人价值的砝码，坚定不移地移向民族复兴最需要的一端。

这种“在场”，凝固于他生命的长度中。坠机的烈焰吞噬一切，两具烧焦的遗体中间，是完好无损的绝密核导弹数据。物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血肉之躯在高温下何等脆弱。是什么力量，能让他们在意识残存的瞬间，完成如此本能的守护？那不是物理的力量，而是信仰淬炼出的钢铁意志，是已将守护国家重置于生命之上的本能“在场”。这悲壮的一幕，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诠释得如此具体而惨烈。它无声地宣告：有些存在，生死不足以界划；有些责任，比呼吸更为永恒。

这种“在场”，融化于日常的厚度里。在复原的工作室场景里，半块没吃完的馒头，一支磨损严重的钢笔，堆叠如山的计算稿纸，勾勒出他最为日常的“在场”。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地埋头演算、反复试验、培育后进。从“两弹一星”的惊天动地，到学科奠基的默默耕耘，他的“在场”是高原上的跋涉，是长夜里的孤灯。这提醒我们，伟大的事业不仅需要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更需要无数个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执着。这种朴实而坚韧的“在场”，正是共产党人使命初心最鲜明的注脚，也是我们每个学员在各自岗位上最可效仿的楷模。

走出纪念馆，我心中那个原本抽象的英雄形象，已然化为一种清晰可感的“在场”精神。它由抉择时的坚定、危难时的无畏、平凡中的坚守共同熔铸而成。作为新时代的党校学员，我们或许不再面临焚稿明志的抉择，也罕遇需以生命守护机密的瞬间，但郭永怀式的“在场”，于我们而言，是在思想淬炼中“在场”，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是在担当作为中“在场”，面对改革发展的“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是在服务群众中“在场”，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是在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中“在场”，让信仰的力量照亮每一天的平凡行程。

辞家千里又千里 务必争气再争气

能源学院 刘瀚晖

亲爱的同学们，寒假结束，又能见到你们了，想想心中还有些小激动。

最近，我收到一位同学的消息，他说：“老师，我寒假回家待了一个多月，再回学校时，看着高铁站台上爸妈挥手的样子，心里突然特别不是滋味。离家这么远，我有时候会问自己：跑这么远来读书，到底图什么？如果将来没能混出个样子，怎么面对他们？”留言的最后，他加了一句话，像是自我鼓劲，又像是迷茫中的探问：“都说‘辞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可‘争气’到底争的是什么气？”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又为什么要拼命争气？”这是他给我的问题，也是我想和你们一起聊聊的命题。

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本省读的，算不上“辞家千里”。但留校工作时，当我再一次拖着行李箱站在科大校园里，我真切地感到了那种“千里”的分量。口音是熟悉的，饭菜是熟悉的，连夏天的风都是熟悉的，那时候，我理解的“争气”，简单又粗暴：就是把工作干好，别丢人，让家里人觉得这儿子跑出来值得。

但“气”很快就有点泄。因为你会发现，生活不是单线程的。工作上会有突如其来的压力，处理学生事务时会遇到无从下手的困境，一个人生病时那种孤立无援……这些时候，“争气”两个字显得特别沉重，甚至有点可笑。你跟自己较劲，跟自己生气，但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已经毕业的师兄。他家在云南山区，来山东读书是真真正正的“辞家千里”。大学四年间，除了春节，他几乎没回过家，因为路费太贵。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

我们聊天时，我问他：“这么拼，是不是觉得一定要出人头地，否则对不起这千里之路？”

他想了想，摇摇头说：“刚开始是。但后来我发现，如果只是背着‘不能让家里丢脸’这个包袱跑，太累了，而且跑不远。有一天我在实验室熬通宵，观察一个数据变化，当那一瞬间终于捕捉到那个规律时，我感到的那种快乐纯粹极了。我突然觉得，我争的不是给谁看的那口气，而是对自己好奇心和能力的那口气。我把事情搞明白了，我对自己有了交代了，这本身就是‘争气’。至于结果能不能光宗耀祖，那是副产品，不是目的。”

他的话，让我心里某块地方“咯噔”了一下。我脑海闪过一个词叫“内核稳定”。有自己内在驱动和价值标准的人，大概都是步履扎实、眼神清亮的。我觉得我还在修炼成为这样的人，但我确定我想引导你们——我的学生，靠近这样的状态。

但是，信念的种子种下，不代表就能立刻长成大树。你们现在大二，正是容易迷茫和摇摆的时期。课业压力大了，未来选择多了，网络世界的信息和诱惑更是无孔不入。前几天，有同学跟我吐槽：“老师，我刷短视频时，一会儿觉得该考研深造，一会儿看到别人创业暴富又热血沸腾。躺平文学流行时又算了。感觉每天都被不同的‘气’裹着跑，自己那口气都快找不着了。”

我特别理解。现在的社会，信息爆炸，观点纷杂，“辞家千里”的你们，在物理上远离了家乡的庇

护，在信息空间里更是面临着无数岔路口。别人嚼过的“鸡汤”或“毒药”，包装成捷径或真理，轻易就能塞给你。这时候，“务必争气”的“务”，是必须的意思，更是一种务实的提醒：务必守住自己思考的阵地，务必在喧嚣中辨别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气”。

我们不能把“争气”的动力，简单地锚定在某个人（哪怕是父母）的期望上，或者某个流行的网络标签上。人是会变的，潮流更是转瞬即逝。把价值的砝码交给外界，永远会患得患失，永远会摇摆不定。为别人的评价而活，那口气，是虚的，是容易泄的。

那我们该争什么“气”？我想，不妨回头看看我们来的路，看看这个国家一路走来的气韵。

我开始有意识地读一些东西，不只是为了工作，更是想为自己，也为解答你们的困惑，寻找更坚实的依托。我读近现代史，读那些真正“辞家千里”，甚至辞家赴死的年轻人的故事。

比如，百年前，那些和我们年龄相仿的青年，他们离乡背井，去法国勤工俭学，去上海石库门，去井冈山，去延安。他们图的不是个人前程的“气”，而是一个民族涅槃新生的“浩然之气”。他们一无所有，却信仰满怀。他们面临围剿、背叛、牺牲，靠什么坚持？靠的是相信未来，相信他们选择的道路能救中国。是谁选择了这条道路？是历史，是人民。

再比如，我们科大很多老教授，当年也是从四面八方，响应号召，“辞家千里”来到这片土地建校育人。他们争的“气”，是科技报国之气，是荒山起高楼，育桃李满天下之气。这些气，汇聚起来，就是我们的校史，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奋斗史的一部分。

了解这些，不是要我们都去干惊天动地的事，而是让我们看清：个人的“争气”，只有融入一个更大的、向上的洪流中，才会有不息的力量和深远的意义。当你的“争气”不仅是为了“我”，也关联着“我们”，为了你爱的专业，为了你未来想服务的社群，为了这个国家更美好的明天，你内在的发动机才会更强劲，也更耐磨损。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辞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

“千里”是距离，是物理的远离，它带来孤独，也赋予你空间——一个摆脱依赖，真正认识自己和世界的空间。

“争气”是行动，是精神的成长，它不应该是沉重的包袱，而应该是轻盈却坚定的内驱力——为自己成长负责，为所学所用负责，最终为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负责。

在网络时代，这种“争气”更体现为一种清醒和定力：在海量信息中筛选真知，在浮躁风气下沉潜积累，在“躺平”“内卷”的争论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不因千里之外家人的担忧而焦虑变形，不因网络世界的众声喧哗而迷失方向。你的“争气”，应该争一份独立思考之气，争一份扎实本领之气，争一份关爱他人、奉献社会之气。

我知道，要求大家立刻拥有这样澄澈的信念并不容易。这需要时间，需要阅历，更需要我们主动去追寻和确认。就像我，也是经历了从“为面子争气”到试图“为内核争气”的漫长过程，并且还在路上。

作为你们的辅导员，我所能期待和努力的，就是在你们思考的关口，提供一个陪伴和讨论的空间。如果在你们中间，有人因为看到了更远大的意义，不愿意为自己“争气”，也为集体、为国家民族去“争一口气”，并愿意追求那份“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纯粹信仰，那我将无比欣慰。因为那意味着，你们真正理解了“争气”的深层维度——那是一种将个人生命汇入历史长河的担当。

当然，这封信给出的，也绝非最终答案。答案在你们每个人的脚下，在你们每一次克服惰性的早起里，在每一页认真读过的书里，在每一次真诚帮助同学的行动里，在你们对家国远方逐渐清晰的眺望里。

前路仍有千里，愿我们都能找到那口让自己步履不停、心神安宁的“气”。务必争气，再争气。不是为别人，是为无愧于这千里之行，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你们正在绽放的青春。

我们都在路上，共勉。

数学学院 郭敬晗/摄